

一江春水向東流 (續)

——還俗記之六

生活誌

羅茜泰罕有的爽約

照例的我每晨要到華游泳池去早泳，可是那一天羅茜泰却失了我的約；這是罕有的事，因為每日早泳是她所提議的，對於游泳，她比我更愛好。

是不是爲了這幾天我對她比較冷淡？自從小妹將前妻S的事告訴了我之後，我畢竟是一個人，不可能一點都不耿耿於懷；所以我一再的借故以取消她和我夜遊的約會。但我並沒有絲毫的吐露於她；因爲自我重新現世以來，從S的立場來看，所謂「寡婦再嫁」的立場已經消失了，而這件事的演進，更是無法逆料，因此不宜過早去下結論。在尋常，夫妻間一發生裂痕，每每喜歡向第三者傾訴；而這位第三者假若也是條件因素和感情都具備的話，便很容易介入其間，於是平直令舊的事件未了，立即會掀起一個新的事件發生，可能便會攪得來頭昏眼花；這便是我之所以不願告訴羅茜泰的原因。我不能說我對羅茜泰絲毫沒有一點感情，在家人的德恩和個人的意念之下

，未嘗不有所動心，可是在愛情主觀方面，我向討厭有不潔的因素存在。傾訴、乞憐、同情、佈施，這不是一個男子漢所希企受授的援手。

「你的太太現在在那裏？」

這閒談中，羅茜泰也會問起過我。我是一個已婚的男子，在巴黎同學中是衆所周知的事。

「她回娘家去了。」

「不打算盡快的通知她一聲，免得她是多麼的擔心！」

「電報雖沒有打，信可是寫了。」

「會不會她趕到上海來，和你一道到後方去？」

「這我倒很想避免，帶一位太太上戰場，無異是增加了一個行軍的背囊。」

「你真是不懂得女人的心理，一個妻子是多麼切望着跟隨着她的丈夫，那怕是茹苦含辛！」

「可是妳要知道，像巴黎那樣一個花花世界，她都沒有跟我去呀！」

「那是你想在巴黎行動自由，所以不願意帶個太太。」

「正相反，是她切愛好着在中國的自由。」
「這是說：你們夫妻在感情上已有了問題！」

當羅茜泰這樣深入追問的時候，我幾乎將我們的秘密吐了出來。可是我急速的煞了車，我說：

「妳要知道：夫妻的存在，並不一定是志同道合，而在另一種的因素下，也可以相處而安。」

「你說是完全依據着愛慾？」

並非口無遮攔的人

留學過巴黎的女生，討論着男女間的問題，本是很尋常的事，羅茜泰倒不是那樣一個口無遮攔的女孩子。

「妳母親是德國人，我知道妳的德文也不差；妳對於哥德的一生有什麼研究麼？」

「……」她望望我，沒有答覆，這並不是說她對於哥德一無所知。

我說：

「以哥德這樣一位曠古的大文豪，却與一個極為平庸的女工結了婚。」

「我不知道我當時為什麼要舉出許多的例子來作應證，以強調我和S的婚姻並不會破裂。其實我與羅西泰談到前妻S時，我早知道了她的「變」。我不向羅西泰傾訴，而故意強調着我們婚姻的存在性，現在想想，當時確是一種變態心理；而且也是幼稚得可憐。」

吳三桂抗清於山海關，聞闖王陷京師而擄陳圓圓，拍案怒吼說：「吾歸將自選」。可惜的是吳三桂為一個女人的得失，居然不擇手段，引清兵入關以制李自成，我們不談歷史上的成敗是非，為一女子而甘心事敵，未免為萬年所遺臭，但「吾歸將自選」，倒不失為男子漢的氣概。我當時真有這股心情，不過我至少決不會用鬼子兵來制服L而已。

男人！常常仗着自己的才華、富有，或者是勇武、勢力；來作征服女性的武器。但是錯了！吳三桂就是犯了這個錯誤，我亦復如此。到了今天，馬齒徒增，才真是體會到，人與人之間之可以能和平相處，應當是完全出諸於愛。舊約，耶利米書第三十一章寫着：

「我以永遠的愛，愛你；因此我以慈愛，吸引你……。」

羅西泰的母親去世

我在早冰的約會中，很久不見羅西泰來到，我便通了一次電話去詢問。在電話中，羅西泰劈頭便大聲的哭泣着。

「出了什麼事？羅西泰，值得妳這樣的悲傷

！」

「你沒有見到今天的早報？」

「看過了，但我却並沒有發現有任何的重大事件發生。」

「我媽被日本飛機打死了！」

「真的麼？」這倒真是使我嚇了一跳，我只知道羅西泰的母親當時是在香港——那也是恥辱的租借和割讓地——但在太平洋開戰前，對於戰爭的安全保障，似乎有勝於上海。羅母既旅居在香港，而被日軍飛機所擊斃；這個說法，一時倒令我如墜於五里霧中。

事情是這樣的。當年的歐亞航空公司有一架客機命名為桂林號，由港飛渝，就在不歧附近的上空，遭遇到敵機而被擊落；羅母便是乘這架飛機赴重慶途中，時不我幸，而受到了意外。羅西泰情急而兼悲傷，搞了半天，我在電話中才弄清楚了事實。

我當然馬上就更衣而到了她的家，不僅是表示慰悼，最要緊的是商量如何來辦理善後。

日軍在廣東大鵬灣的登陸，是二十七年十月的雙十節左右，那是兩個月以後的事，在那以前的南華並沒有發生戰爭的蹟像。不過廣九鐵道是串連着粵漢路，那是通往武漢的動脈，每為敵機所襲擊，而射落民航機，倒還是第一次發生的事件。

羅西泰的母親為什麼會在香港？事前我從來沒有詢問過。在去年的九月，我與羅西泰同舟返國，當時我在香港上岸，而羅西泰却逕往上海，理由便是她的家是定居到滬江。乃父早已棄養，既鮮兄弟姊妹，那末所謂家，當然是只有寡母一

人而已。但當我逃出敵掌之後，我只聽說她母親去香港，上代既非世交，同學只問個人的事，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她母親到香港去做什麼？等到桂林號被擊之後，我才追詢：

「妳母親到香港去做什麼？」

「她有許多外國股票和手飾，覺得上海雖有租界，還靠不住，所以想移存到香港去。而到重慶去是為了訪問一位父執輩的老友鹽務局的朱先生。」

飛機是墜落在我軍控制下的陸上地區，羅西泰必須親自去檢驗遺體。

「你替我打聽打聽看最近有沒有船隻到香港來？」

她問着我。

「據我所知只有三十日的阿拉密斯號，那便是我所要乘的那隻法國郵輪。」

「那你就去替我訂票看，不知趕得及麼？」

「頭等？」

「你的呢？」

「我訂的是二等，怕三等太雜，聽說每隻香港往來的船，都有喬裝旅客的能波騰。」能波騰是No.10的譯音，上海人都稱日本鬼子為No.10，因為JAPAN的J字，是英文字母中的第十號。

「那你也為我訂二等好了，你陪我同去，兩張。」這次她沒有要坐頭等。

「我的票已經訂好了。」

「不，另外兩張。」

「還有誰同去？」她又沒有姊妹兄弟。

「我要請一位律師李中道先生同去……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去辦母親的遺產手續。」

現代化的人，都預先擬訂了遺囑，羅母的遺囑便是經由名大律師李中道先生所辦理的。

兩次同舟心情各別

這是整整一年間的事，去年八一三開戰不久，我乘程返國，不期是和羅西泰同舟；那次我的心情很沉重，因為我要趕赴戰場；途中羅西泰却給了我無限的安慰和鼓勵。而這次呢！又竟有如此的巧合，她因奔喪而同赴香港。可是我們兩人的心境都一樣無法輕鬆，真可以說是互哭無淚，互慰無辭！

我們是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一日到達香港。除了陪同她辦理喪事外，其餘有關她遺產的部門都是李中道律師一手所處理的。

她在香港的親友極少，真正參加那次葬儀的，另有一位牧師外，只有我和李中道先生，而李是律師，此行則別有任務。除以財富論，羅母身後是極爲蕭條。

喪儀是以基督教教式進行，當最後一鍤土拋入墓穴時，在百度的炎熱下，披着黑紗的羅西泰突然的昏倒，我費盡了極大的氣力，才將她從山下扶上了離墳場最近的公路。一直到旅舍安息後，她才清醒過來。但她仍哭泣着，拉住我的手說：

「表哥！媽死了，這世界上只有你對我是最親切的人，你得好好照顧着我。」

羅西泰的性恪本是極其堅強的，到此我才第

一次發現她也是：「弱者妳是女人！」

我和羅西泰並無絲毫瓜葛，一表三千里，根本談不上，而她竟一直叫我表哥。這有一段故事，去年自法返國，在達爾德朗郵船上，羅西泰幾乎每天跟着我轉。在印度洋中，夏季的貿易風特別的強烈，許多乘客都暈船，而我和她卻絲毫沒有一點感應。既找不着人聊天，只有從船尾跑到船頭，從底層玩到船橋。偶而遇見一位法國籍的船員見到我們說：

「你們這一對夫婦倒有資格當船員，我看你們並不暈船。」

「我們並不是夫婦……」我馬上就申明着，但我還沒有說完，而羅西泰便搶着接了腔：

「我們是表兄妹。」

也許我所喝過的洋墨水還不够多，我始終就沒有取一個洋名字，例如什麼約翰？湯姆？因此外國人就很難用親切一類口吻來稱呼我。稱我 *Sister Ming* 吧！怪彗扭的，叫一個 *MING* 字吧！又未免太感單調。

行不改姓 坐不改名

「你爲什麼不取一個英文名字？」許多人都這樣的問過我。

「抱歉的很！鄙人是行不改姓，坐不改名。」

羅西泰和我用中國話交談的時候，倒稱我老鈕。但一旦用到洋文的時候，便將我叫了牛；外國人不懂音韻字，當然分不出「平上去入」來，所以弄得來牛鈕不分。我也並不討厭牛字，我感得牛是最忠實的動物，至死爲人，我雖不是印度

人，但很尊重牛，所以我和牛踐初牛天文都稱爲

「一千年前是一家」。可是用洋文來叫我「牛」，

我總覺得有點兒納悶。所以常常要求羅西泰說：

「不要叫我牛好不好？」

「那末叫你什麼？」

「叫我「腦裏」」。腦裏是法文中的「達令」的譯音。

「去你的，你還吃我的豆腐！」

自從她對那位船員說我們是表親，我沒有加以否認；此後她就一直叫我「姑蟬」，這也是法文的音譯，從中國字看來，倒也很像是姑表親似的。

我們這一種稱呼，一直維持了二十多年之久。而我也一直以對表妹的心情來照顧着她。

羅西泰拉我的差來辦她母親的喪事，那本是偶發事件；當然我也有這一份義務和感情來爲她效勞。可是我之到香港，主要的還是要轉車到武漢，這就是我去年回國趕赴戰場的舊路。

還有一件事也是我在香港必須待辦的，那便是我要尋找一個小姑娘，她的名字叫謝承美。

溯自九一八的前兩個月，民國二十年的七月，我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，一股子勁兒就趕回到天津的家中。那時先嚴還在世，他老人家拉近我看清楚說：

大娃娃就想當軍官

「你這樣一個大個娃娃就想當軍官麼？我看小兵都會欺負你。」

當時我還沒有滿二十週歲，所以父親一再的爲我安排着，要我繼續出國再去深造。我以前在

國內，對於外文沒有一樣搞好過的，留德留法，都得從頭幹起，而當時又從沒有人會想到去美國去學軍事；所以我們父子的雙邊會議中，便決定叫我再回日本去進工兵專門學校或砲兵學校。

當年入日本軍事學校，必須有我國政府的保證，那怕是地方政府也可以。先嚴和綏遠的傅作義是朋友，便寫了一封信去請他爲我作保；本是一紙公文的形式而已，順水人情，傅當然也很樂意的就照辦了。

可是想不到九一八事變隨即發生，我當然不能成行，但對綏遠省府的厚意，總是值得感謝的，所以，我便自己寫了一封信給傅，那也只是官樣文章，表示一點銘感，根本沒有任何附帶的要求。誰知傅却回了我一封信，表示歡迎我到他的第三十五軍去服務。

在民國三十七八年之前，傅作義並未投匪，向爲中央所器重，同時也是國民所擁戴的高級軍人，我既不能繼續出國深造，當然便樂於接受他的召征。

還有一個原因，我鈕家的譜系本是蒙古人，因此我對沙漠，老遠便聞着一種香味。其實我們漢化已久，連蒙古的邊兒都粘不上，僅不過是一種憧憬而已。記得我到職歸綏，正值嚴冬，一次出操，幾乎就凍掉了我的耳朵，因爲我畢竟還是生長在江南的人。

三十五軍完全是「老西兒」的系統，叫我們南方人爲蠻子，而整個一軍中也只有二個蠻子，那便是我和謝承瑞二人。

我到達綏遠的第二天，便知道了軍中所傳的蠻子故子，可是我並沒有立刻見到謝承瑞，因爲

他的職務是軍械處長。正在天津監造裝甲汽車。

平綏路上不期而遇

大約一個月之後，我也出差平津返回綏遠，在平綏鐵路的火車上，看見一位不像土包子的軍人。黃呢軍裝，黑皮馬靴，一根斜皮帶，是到地的來路貨。

個子不高，人也生得並不漂亮，但動作却十分帥，一口帶着南方尾音，而捲着舌頭的京片子，却響亮的嚇人，我一看到他所佩的符號，便猜到是謝承瑞，所以便上去打他的招呼。

「你是謝處長麼？」他階級比我高，我先向他行了一個軍禮。

「正是鄙人！」

「我叫鈕先銘。」

「原來又是一個蠻子。」他雖然還在天津出差，但軍中多添了一個蠻子的事，他也知道。

我們同乘的平綏鐵路，說到這條鐵路，實在來頭大得很，這是馳名於世界的鐵道權威泰斗詹天佑先生所設計修築的。詹天佑所發明的火車掛鈎，爲各國所重視，因此便將這種掛鈎命名爲「詹天佑」。還不僅此，平綏路上青龍橋的轉車，在中國的鐵路史上，也是有名的傑作。可是提到當年的平綏路，真會令人笑掉大牙。

有這樣一個故事，沿平綏路有一位鄉間的老百姓送親戚上京，在月臺上送行，車開了，他還在和車上人聊天；聊了幾分鐘，車下的人對車上人說：「我失陪了，先走一步！」走路的人比坐車得快，這是形容平綏路的慢勁兒。這當然只是個笑話；可是全長不過八一六公里，而須行駛

兩晝夜，其慢也就可知。

就在這牛步的火車上，兩個蠻子——我和謝承瑞就交上了朋友。

第二年一二八上海抗日之戰，我們一同奉命參加。不久又一同轉任砲兵學校教官，承瑞還兼教於陸軍大學和中央大學。承瑞是從柏林大學畢業後，才轉到法國去進兵工技術學院；我爾後之留法，可以說完全是受着承瑞的影響。

七七事變發生，我奉桂率真將軍之命而返國，那時謝正任桂部的團長。首都防衛戰，駐守光華門的部隊便是他的步兵一團和我的一營工兵。這一段經過，會記於拙著空門行脚中，此間不再贅述，但我之於承瑞，不僅爲同鄉同學，而且是患難之交。

首先令我關懷的人

我從南京逃回上海，第一個令我關心的朋友便是謝承瑞，可惜當年在上海的人，與軍事都非常的隔閡，實在無從去打聽。

但在小妹先因和表姊陳淑生談到前妻S時，却無意中獲得了一個消息，那便是S在經過香港時，曾遇到過承瑞的妹妹謝承美。

「妹妹怎會在香港的？」

「那我們不知道，只是S前兩星期過此去天津的時候，曾提到過謝承美在香港。」

「妹妹」是承美的小名，在我未和她結婚前，我一直的跟着她的哥哥那樣的稱呼着她。但自從我們成了夫妻，我反而不得不改口，怕的是人家說我們夫妻好得來未免有點太肉麻。

「謝承瑞現在在那裏？」我問着表姊和小妹

：「他是我在同一條戰線上最敬愛的戰友，他逃出了南京。」

教導總隊的撤退，是一同向着挹江門方向進行；各管各的部隊，當時我無暇去和謝團取連絡。可是我的工兵營應當在謝團的序列的後面，當夜挹江門的混亂，謝團應當是首當其衝，我都無法通過挹江門，謝團的命運，大概也是同一遭遇，所以我一直都在關懷着他的死生！

「聽說他和你一樣，根本就沒有消息。」

表姊和小妹對謝氏兄妹也並不太生疏；那當然都是因為我的關係；所以她們也很關懷他的情形。

「那末妹妹怎會到香港去的？」

「她不是有一位姊姊麼？聽說她姊丈也在香港。」

這一下子我倒想起來了，承美的胞姊孳孳是嫁給廣東籍的梁乃賢，乃賢當時是任中央社廣州分社的主任；因此乃妹也隨着乃姊避難於南方。將前後的故事串連起來，謝承美之在香港，倒是一件很自然的情況。不過她在香港到底在做什麼？表姊和小妹都不知道；所能了解的，只知道承美是住在香港的女青年會，而前妻S路過香港也是寄居在Y.W.C.A.，所以和謝承美相遇。

前妻和承美舊相識

前妻S和謝承美本是舊識。我和乃兄謝承瑞從一二八瀝戰下來，先後都調到南京砲兵學校服務，因此我們共同租了一所房子在南京的梅園新村。當時承瑞還沒有成家，只有一位八十高齡的老祖母和二弟承嵩以及弱妹承美共同生活而已。不久承嵩又留學東京工大，所謂謝家，除承瑞外，只有老弱兩人。

我認識謝承美，倒是在梅園新村以前，記得一二八我和承瑞從京瀝戰場上回到南京之後，由於乃兄的介紹，我認識了她們姊妹二人。當時承美剛入初中，僅不過是十二三歲的小姑娘而已。

在南京閒得無聊，有一天我單獨的帶着承美看了三場電影，晚上我送她回孳孳姊的家，却給大姊大罵了一頓。我當時雖然也只有二十一歲，但我已是堂堂的少校軍官，自以大人自居；而在孳孳的眼裏，却將我看成了是一個不良少年，簡直以為我是在誘惑良家少女。幸好我和乃兄承瑞還有那一份交情，總算沒有將我告到官裏去。其實爾後我們同居三年，承美連初中都沒有畢業，清湯掛麵的短髮，一套女生制服，不要說是我，連前妻S也沒有將她放在眼裏。我們真是將她當成親妹妹一樣的看法。

事隔多年，前妻S路過香港，在女青年會遇到謝承美，倍受到她的同情和照顧。

我到香港，一心要找謝承美，並不是要找這個毛丫頭，而是要詢問她哥哥承瑞的下落。

女大十八變，當我在香港找到謝承美的時候，她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。不僅已畢業南京女中，並且也已進入金陵大學。

她一見到我，便毫不避嫌的哭倒在我的懷裏。在那個把月之前，她與前妻S相遇；喪夫喪兒，本是同病相憐，所以互增同情與親切。一旦見我突然的出現，而乃兄却仍無消息，其傷悲之情，自無可言喻。我記得我有兩句詩敘述當時的情況說！

山河變色哀家國，骨肉重逢問死生！誰都不會相信，我既知前妻S之變，今又重逢舊友；而這位舊友畢竟爾後做了我的太太，在我們相晤之初，能無絲毫的有關男女之情麼？我們可以發誓

我們兩人，誰都沒有有一點這種意念；因為我們兩人的心坎上，共同的頂着一個人，她的胞兄而又是我的難友——謝承瑞先生，我的舅老爺，而在此我尊之為先生者，因為他是我抗戰的先烈。

玩世與玩命

軍人！浪子！不等蓋棺，我早已自我論定。因此我具有兩種性格，一個是玩世不恭，一個是玩兒命。在我所追隨過的長官中，最討厭我的是林柏森中將。他曾任工兵學校校長，而我是他下面的教官；這位一生嚴肅的將軍，看我萬事都不順眼。可是後來在抗戰中於重慶遇到我，他對我說：「鈕先銘！抗戰最成功的事，便是將你培養成了人。」

這倒是一句實話，自己檢討，平生雖未做過什麼大事，却無愧職守，三十年的職業軍人，我常常引以為自豪。可是——浪子，這從娘肚子裏帶來的性格，却至老不變，所以我對不起太太的事件，真可以說是罄竹難書。

然而我和內子承美，尙能白頭偕老，（今已望六十之年，可以云老。）固然是由於她的賢慧；而最大的原因，却是基於和她哥哥承瑞這一段歷史的感情。

在我們年輕的時候，每達到夫妻口角，甚至於吵得來死生不相讓，但是一提到「瑞哥」這兩個字的時候，則一切冰釋。

不知道是什麼緣故，我只要一想到承瑞，我便悲從衷來；從寫空門行脚，一直到這篇還俗記中，每一寫到承瑞，我無不涕淚縱橫！

私人的一點感情，而每加贅述，不免有贗讀諸公的清聽！可是請諸公想想！我鈕先銘為了抗戰不過做了八個月的和尚而已，而偏愛我的人

，便獎飾有加。若比起那以身殉國的烈士，豈不是小巫見大巫！當然，忠烈之輩，固不只謝承瑞一人而已；當然其被我尊崇則一。我一生無愧於軍人職守者，頗受承瑞的啓示，正如已故長官林柏森將軍所說的：抗戰培養了鈕先銘成人，同時抗戰所培養成人的也不止我鈕先銘一人而已！

我與謝承美在香港互相抱頭痛哭後，最要緊的交換有關承瑞的消息。

「有人說你和承瑞都躲在南京的法國大使館，後來桂先生派人去問過法國大使，他們回答說沒有這件事。」

「這是不是S過路時告訴你的？」

「是的，她說因此桂先生就給了一點撫卹給她和荷蓀嫂。」桂先生係指桂永清將軍，景荷蓀是承瑞結婚不久的嫂嫂。

她接着說：

「你總是逃出來了，你看承瑞也有可能和你一樣麼？」

「當然有可能。」

我這並不是隨口安慰她的，我自己既有這個例子，謝承瑞有何不可？這種希望，我們一直抱了很久，後來在菲律賓淪陷三年後，表哥王啓南才從馬尼拉逃了回來，更增強了我們的信心。可是到勝利來臨，我們可憐無定河邊骨，尤其是春閨夢裏人！這才令我們絕了望。

「景荷蓀呢？」我問着承美。

「在成都金陵女大。」

「她和妳同學？」

「不！她是金女大，我在男大。」

「可是妳是女生。」

「金大有女生，金女大却無男生。」

「荷蓀她又嫁了人？」

可是「S」却變了

「胡說！她連桂先生的撫卹金都不肯去領。」

「可是S却變了。」

「你怎知道的？」

「妳打算瞞我？」

「你既知道了，我也沒有瞞你的必要，她來青年會，沒有床位，我睡在地板上，將床讓給她，我們談了三夜；不過我要問你，假設你真死了，我希望她為你守寡麼？」

「我沒有那樣的古板。」

「那末好了，你回來了，一切就煙消雲散。」

「你真認為是這樣一件事？」

「可不！」

「那末妳們談了三夜談些什麼。未必都在談我死？」

「古來征戰幾人歸？鈕哥，你不要忘了，我們謝家也有一位天涯未歸人呢！」

承美一直不肯和我談到S與L的事，假設S不過上海，而且不要過早向我宣佈的話，我相信我即使在香港遇到承美，可能也不會立即明了S的真像。承美的姊姊壽蓀和姊丈梁乃賢根本不在香港，而承美是隻身在香港大公報工作，這是謝府和張季遠先生的關係。名為報社的資料管理員，其實圖書一共也不到一百本，而薪水才港幣三十元，光是從般舍道到城中的車費，每月便得費九元港幣。

為生活乎，為學習乎？都談不上，一時避難，固無可厚非，日子一久，對一位少女，實在無所裨益。所以我建議她回到母校金女大去，當時也是內遷到成都的華西垵。

為了學費，我雖一再申明說我願意負全責，但謝承美並不以為然。

「你還去不去打仗？」

「那妳還用問？」

「你能保證不再做八個月的和尚麼？」

當然她不好意思問我會不會再打死。

最後我們決定先寫一封信給在貴陽的二哥謝承嵩，承嵩畢業於東京大岡山工大，當時是在貴陽兵工廠服務，後來遷臺，經任職六十一兵工廠副廠長，退役後則加入了裕隆汽車製造的陣營。

「寫信問問承瑞再說。」

我也提不出更好的辦法來，但我對她有個原則：便是繼續求學，混小事兒並不是一個好辦法。在香港為了隨時我選得為羅西泰辦理必要的事，所以我也將謝承美介紹給羅西泰見過面。

「她就是我們留法同學的那位小妹妹麼？」

「是的」我代答覆了。

「老鈕和承瑞哥哥都是我們留法同學的光榮，妳得好好的讀書，不要辜負承瑞哥哥和老鈕的期望。」

羅西泰以一付老大姐的模樣，扳着謝承美的頭仔細的望着。當然她可能大上承美十歲，本來也真是老大姐。

我不是做附庸的人

我和承美一同出了羅西泰所住的旅館，我們走在灣仔的海邊上，承美問着我說：

「若設S真的不回到你身邊的話，你不會和羅西泰結婚？」

「不會。」我乾脆的回答。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齊大非偶。」

「你鈕家也並不貧寒，何必自卑？」

「我說的並不是金錢，而是她的性格，她是一位女王或是一位公主，她要一位附庸，或者是一位封為親王的丈夫，我不是甘心做那種附庸的人。」

她對我笑了笑，再沒有往下深問。

(未完待續)